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七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加二級畢沅編集

宋紀六十七 起屠維作噩七月盡上章閹茂六月凡一年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

熙寧二年 遼咸雍五年 秋七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攷異宋史神宗紀云日當食雲陰不見東都事略遂不載是年日食然遼史具書日食是事略削而不書者非也長編云司天奏辰已間有陰霧日所食不及元奏分數羣臣表賀蓋當時於里差之法尚未密也今從遼史書之

戊辰夏主遣使詣遼謝封冊

初知同州趙尚寬知唐州高賦知齊州王廣淵皆條奏置義倉事知陳留縣蘇涓亦

言臣勸諭百姓立義倉以備水旱因條上措置事義倉自慶歷中罷帝善其法將復之會王安石主青苗已巳言於帝曰民有餘粟乃使之輸官非良法也乃止　庚午詔御史中丞舉可爲御史者不限官高卑趙抃爭之弗得於是侍御史知雜事劉述言舊制舉御史官須中行員外郎至太常博士資任須實歷通判又必翰林諸學士與本臺丞雜互舉蓋衆議僉同則各務盡心不容有偏蔽私愛之患今專委中丞則愛憎在於一已苟非其人將受權臣屬托自立黨援不附已者得以媒蘖中傷其弊不一夫變更法度重事也今止參知二人同書

劄子且宰相富弼暫謁告曾公亮已入朝臺官今不關人何至怱疾如此願收還前旨俟弼出與公亮同議然後行之弗聽　甲戌太保鳳翔雄武軍節度使東平郡王允弼卒帝臨哭之慟允弼元儼之子也性端重謹言領宗正三十年與濮安懿王共事相友愛為宗屬推敬

攷異強至撰韓忠獻遺事云仁廟疾欲立英宗時允弼最尊屬心頗不平及仁宗崩宣親王皆入後殿公是時先獨召允弼入稱先帝晏駕皇子即位大王宜賀允弼問皇子誰曰某人允弼曰豈有團練使為天子者何不立尊行公曰先帝有詔允弼曰烏用宰相遂循陛上公叱曰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皆至遂賀案李氏長編宋史允弼傳俱不載此事恐傳聞之詞未足為據今不取

辛巳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條例司言天下財用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

法內外不相知盈虛不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常數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贏年儉物貴難於供億而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其職以制置茶鹽礬酒稅為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令預知中都帑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

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本司具條例以聞而以發運使薛向均輸平準事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議者多言不便帝弗聽向既董其事乃請設置官屬從之　壬午賑恤被水州軍仍蠲竹木稅及酒課　癸未帝謂輔臣曰人君不可怠於政朕非好勞苦盖思少壯精神欲乘時有爲以濟生靈至于兵乃聖人之大權所以安天下但不可輕用非獨殺人心所弗忍亦恐天道不祐也　詔自今文臣换右職須實有謀勇會著績效即得取旨　遼禁皇族恃勢侵漁細民　甲申帝御資政殿因語及選任知州未得善法曰朕每思祖宗百

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之庸人常痛心疾首卿等謂如何則可文彥博奏以爲責在監司宜得至公之人可任按察呂公弼曰朝廷能擇諸司長官及十八路監司則無不濟矣　己丑韓琦等上仁宗實錄曾公亮等上英宗實錄　八月侍御史劉琦監察御史裏行錢顗等言薛向小人假以貨泉任其變易縱有所入不免奪商賈之利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言昔漢武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力不能支用賈人桑宏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然法術不正吏緣爲姦掊克日滋民受其病今此論復興衆口

紛然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斂之臣財智方略未見有桑宏羊比而朝廷破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由唯利是嗜其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權開封府推官蘇軾亦言均輸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既已許之變易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帝方惑于王安石言皆不行乃進向天章閣待制以手詔賜向然均輸法訖亦不能成

癸卯侍御史劉琦貶監處州鹽酒務監察御史裏行錢顗貶監衢州鹽稅先是王安石爭謀殺自首之律踰年不決詔臨時奏聽敕裁安

石又言律意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若已殺從故殺法則爲首者必死不須奏裁爲從者自有編敕奏裁之文不須復立新制時文彥博以下皆主司馬光議唐介與安石爭論于帝前介曰此法天下皆以爲不可首獨曾公亮王安石以爲可首安石曰以爲不可首者皆朋黨也至是帝卒用安石言敕自今並以去年七月詔書從事侍御史知雜事兼判刑部劉述率同列丁諷王師元封敕還中書者再安石白帝令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於是述率琦顗共上疏曰安石執政以來專肆胸臆輕易憲度陛下欲致治如

唐虞而安石操管商權詐之術規以取媚遂與陳升之合謀侵三司利柄取爲已功開局設官用八人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動搖人心去年因許遵妄議案問自首之法安石任一偏之見改立新議以害天下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守勿失乃欲事事變張廢而不用安石自應舉歷官士心歸向陛下聞而知之遂正位公府遭時得君如此之專乃首建財利之議務爲容悅言行乖戾一至于此願早罷逐以慰安天下曾公亮陰自結援久妨賢路亦宜斥免趙抃則括囊拱手但務依違大臣事君豈當如是疏上安石奏貶琦頤司馬光言琦頤所坐不

過疏直乞還其本資不報殿中侍御史孫昌齡素附安
石覬將出臺於衆中責昌齡曰君昔官金陵奴事王安
石宛轉薦君得爲御史亦當少思報國柰何專欲附會
以求美官我視君犬彘之不若也卽拂衣上馬去昌齡
不得已亦言王克臣阿奉當權欺蔽聰明乙巳貶昌齡
通判蘄州覬後自衢徙秀家貧母老至匄貸親舊以給
朝晡怡然無謫宦之色　丙午同知諫院范純仁罷純
仁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帝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
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帝愕然曰卿之
才朕所倚信何爲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

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為它日意外之患拜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問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帝切於求治多延見疏逖小臣咨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富弼在相位稱疾家居純仁言弼受三朝眷倚當自任天下之重而恤已深於恤物憂疾過於憂邦致主處身二者均失弼與先臣素厚臣在諫院不敢私謁

以致忠告願示以此章使之自省又論呂誨不當罷御
史中丞李師中不可守邊及薛向行均輸法于六路又
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桑宏羊
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爲之掊克生靈斂怨基禍王安石
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
軻鄙老成爲因循斥公論爲流俗合意者爲賢異已者
爲不肖劉琦錢顗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人方大半
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宜速還言者而
退安石以荅中外之望又言曾公亮年老不退惟務雷
同趙抃心知其非凡事不能力救退有後言帝皆弗聽

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政府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于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　戊申河徙東行張鞏等因欲閉斷北流帝意嚮之司馬光言鞏等欲塞二股河北流臣恐勞費未易幸而可塞則東流淺狹隄防未全必致決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於滄德等州也不若俟三二年東流益深闊隄防稍固北流漸淺薪芻有備塞之便帝命光與張茂則往視王安石曰光議事屢不合今令視河後必不從其議是重使不安職也乃獨遣茂則茂則奏二股河東傾已及八分北流止二分鞏等亦奏大河

東徙北流已閉詔奬諭之已而河自許家港東決汎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果如光言　夏國請從舊蕃儀詔許之　范純仁前後章疏語多激切帝悉不付外純仁盡錄申中書於是在位大臣俱列名露章求罷帝優詔荅之富弼自此不復出視事安石乞重貶純仁帝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已酉命知河中府尋徙成都路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無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遷知和州未至徙慶州　庚戌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罷轍與呂惠卿論事動皆不合會遣八使於四方訪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皆莫敢言轍往

見陳升之曰昝嘉祐末遣使寬恤諸路各務生事還奏多不可行爲天下笑今何以異此又以書抵王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以罪升之止之至是乞別除一差遣帝閲轍狀問轍與軾如何觀其學問頗相類安石曰軾兄弟大抵以飛箝捭闔爲事帝曰如此則宜合時事何以反爲異論詔依所乞除河南府推官　甲寅朝神御殿　辛酉以祕書省著作佐郎河南程顥太原王子韶並爲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顥自晉城令改著作佐郎至是呂公著薦爲御史帝素知其名數召見每將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

午始趨出庭中中官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前後進
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不飾辭辯務
以誠意感悟主上帝嘗使推擇人材顥所薦數十人以
父表弟張載及弟頤爲首又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
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帝嘗召顥問所以爲御
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羣下
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帝以爲得御史體居職數月章
疏屢上又論時務十事大略以爲聖人創法皆本諸人
情極乎理物聖人之所必爲者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
急在講求設施如何耳帝嘉納之　開封獄具同判刑

部丁諷審刑院詳議官王師元皆誣伏侍御史知雜事
兼判刑部劉述獨謂朝廷不當劾言事官三問不承王
安石欲置之獄司馬光與范純仁爭之乃止壬戌貶述
知江州諷通判復州師元監安州稅　是月遼主謁慶
陵　九月甲子朔交州來貢　丁卯立常平給斂法
戊辰初開經筵　出內庫緡錢百萬糴河北常平粟
初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糧儲不足令民自隱度粟
麥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行之數年廩
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言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斂散未
得其宜故爲利未博今欲以見在斗斛遇貴量減市價

糴遇賤量增市價糴可通融轉運司苗稅及前斛就使轉易者亦許兌換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願預借者給之令隨稅輸納斗斛半爲夏料半爲秋料內有願請本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皆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次料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凶物貴然後出糶所及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令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得以趨時赴事兼并者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爲民而公家無所利焉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爲耕

斂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其廣惠倉儲量留給老疾貧窮人外餘並用常平轉移法從之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定出示蘇轍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

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所言漢常平法耳今此法具在而患不修公誠有意于民舉而行之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方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爲可用召至京師與之議廣淵請施之河北安石遂決意行之次第及於諸路（按宋史食貨志云安石因蘇轍之言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司幹當公事王廣廉召議事廣廉嘗

奏乞度僧牒數千爲本錢于陝西轉運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安石意合至是請施之河北安石乃決意行之蘇轍傳同東都事略蘇轍傳亦作河北轉運王廣廉案宋史王廣淵傳廣廉乃廣淵之弟熙寧二年四月遣八人行諸路察農田水利賦役廣廉其一也不聞爲河北轉運且陝西西河北各一漕司河北轉運豈得撒錢于陝西蓋廣廉欲行青苗援李參之事以請後遂詔爲行之陝西可安石嘗言廣淵力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故壞新法而不問是知附會青苗者廣淵也非廣廉也今悉從廣淵傳

辛卯廢奉慈殿

壬辰以祕書省著作佐郎呂惠卿爲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從王安石薦也

王安石獨奏事帝問曰程顥言不可賣祠部度牒作常平本錢如何安石曰顥所言自以爲王道之正臣以爲顥未達王道之權也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四十五萬石若凶年人貸三石可全十五萬

人如是而猶以爲不可豈爲知權乎　遼西北路招討使耶律仁先奉命討準布嚴斥候扼敵衝諸屬國竝懷柔服從諸事整飭準布來寇仁先逆擊之追殺八十餘里大軍繼至又敗之別部來救者見仁先屢勝不敢戰而降北邊遂安　冬十月丙申富弼罷王安石專權自恣弼度不能爭常移疾不入中書久之遂辭位章數十上許之問曰卿旣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如何弼亦默然加檢校太師以武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弼初詣闕卽除司空兼侍中固辭得免及罷不復加恩蓋帝意不樂故也　以尚書

右丞知樞密院事陳升之行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故事宰相以侍郎爲之而無左右丞拜者學士王珪當制以爲言升之於是蹴遷尚書升之資歷高于安石而素與安石相表裏故安石勸帝先用之

詔城綏州先是韓縝與夏人議許令納安遠塞門二砦還以綏州郭逵曰此正商於之地六百里也時已有詔使逵焚棄綏州逵曰一州既失二砦不可得中國爲夏人所賣安用守臣爲藏其詔不出上言綏州具存且自劾違詔之罪詔褒逵曰有臣如此朕無西顧之憂矣既誓詔已降夏人猶不歸二砦且遣劉明鄂特舊作罔萌訛令改、來言欲先得綏州

遼命機宜文字趙卨等如夏交所納二砦且定地界剛明鄂特曰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約卨曰然則塞門安遠二砦墟耳安用之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以長城嶺爲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剛明鄂特語塞卨以夏人渝盟請城綏州不以易二砦從之改名綏德城　司馬光入對帝問近相陳升之外議云何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天下風俗何由得更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邊事光曰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耳凡才智之人必得忠直之士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光

又言富弼去可惜帝曰朕留之至矣光曰弼所以去者其言不用與同列不合故也帝又問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帝曰韓琦敢當事賢於富弼然為人太彊光曰琦實忠於國家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帝因歷問羣臣至呂惠卿光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於天下者惠卿也近日不次進用大不合衆心帝曰惠卿應對明辯亦似美才光曰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　戊戌以蕃官禮賓使折繼世為忠州刺史左監門衛將軍嵬名山為供備庫使賜姓趙名懷順　己亥遼主駐蒲絲淀

丙辰詔御史請對並許直由閤門上殿時御史裏行張戩程顥言臺諫言責既均則進見之期理無殊別況往復俟報必由中書萬一事干政府或致阻格乞依諫官例牒閤門求對或有急奏仍許越次上殿帝從其言故有是詔戩長安人也　己未夏遣使來謝封冊　十一月乙丑命樞密副使韓絳同制置三司條例陳升之深狡多數爲小官時與王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及安石得政務變更舊制患同列不從奏設制置條例司與升之共事凡所欲爲自條例司直奏行之無復齟齬升之心知其不可而極力贊助或時爲小異陽若不與

安石同者安石不覺其詐甚德之故推升之使先爲相
升之既登相位于條例司不肯關預因言于帝曰臣待
罪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安石曰古之六
卿即今之執政有司馬司徒司寇司空各名一職何害
於理升之曰兹事當歸之三司何必攬取爲已任安石
大怒二人於是始判帝謂安石曰向者升之在密院今
俱在中書以制置條例并歸中書何如安石曰升之以
制詞云金穀之計宜歸內史故恥任此職陛下置司本
令中書密院各差一人今若差韓絳其事甚便帝曰善
遂命絳安石每奏事絳必曰安石所陳皆至當安石恃

以爲助　帝欲用蘇軾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譖之乃罷軾不用用蔡延慶孫覺　丁卯遼詔四方館副使止以契丹人充　甲戌詔裁宗室授官法惟宣祖太祖太宗之子擇其後一人爲公世世不絕其餘元孫之子將軍以下聽出外官祖免之子更不賜名授官許令應舉初呂夷簡在仁宗時改宗室補環衛官驟增廩給其後費大而不可止韓琦爲相嘗議更之而不果至是遂行之

丙子罷諸路提點刑獄武臣帝以武臣罕習吏文不足以察舉所部人才故復用文臣時皆以爲便　頒農田水利約束　丁丑五國諸部叛遼遼主命左伊勒希

巴舊作戎禺卑今改蕭蘇拉舊作俱素颯今改往討之。庚辰，御邇英閣，司馬光讀通鑑，至漢曹參代蕭何事，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壬午，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者，月令季冬飭國典以待來歲之宜，周禮始和布法於象魏是也；有數歲一變者，唐虞五載修五禮，周禮十一歲修法則是也；有一世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數十世而變者，夏貢、商助、周徹，夏校、商序、周庠之類是也；有雖百世不變者，尊

尊親親貴貴長長尊賢使能是也臣前見司馬光以爲漢初之治皆守蕭何之法臣援何雖約法三章其後乃爲九章則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惠帝除挾書律三族令文帝除誹謗妖言除祕祝法皆蕭何法之所有而惠與文除之景帝又從而因之則非守蕭何之法而治也帝召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爲變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則不更造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則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矣三司

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以它語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則與之不願固不彊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以給戍卒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矣帝曰陝西行之已久民

不以爲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未見其利帝問坐倉糴米何如聽講者皆曰不便惠卿獨曰京師坐倉得米百萬石則減東南歲漕百萬石轉易爲錢以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誠至論也初帝用儀鸞司官孫思道言行坐倉糴米法王安石以爲善坐倉者以諸軍餘糧願糶入官者計價支錢復儲其米於倉也光以爲民有米而官不用其米民無錢而官必使之出錢非通財利民之道故因問極言其害考異王應麟玉海云熙寧二年十一月庚辰司馬光讀通鑑漢紀曹參事因言參得守成之道宋史神宗紀是月壬午書御邇英聽講而庚辰之講不書

按東都事略司馬光傳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云云又曰前日光言非是所謂前日者乃庚辰也所謂後數日者乃壬午也宋史司馬光傳混而爲一今分繫之

賜汴口役兵錢　己丑減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　閏月庚子詔調鎮趙洺磁相州兵夫六萬濬御河以寒食後入役從劉彝程昉言也　壬寅以張載爲崇文院校書載少喜談兵以書謁范仲淹仲淹曰名教中自有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後與程顥兄弟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焉用傍求至是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召見問以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

帝悅遂有是擇它日見王安石安石曰新政方行欲求助於子韶曰公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韶蓋譏之兒也　戊申夏國主秉常遣使詣遼乞賜印綬　壬子差官提舉諸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句農田水利差役事從條例司請也時天下常平錢穀見在一千四百萬貫石諸路各置提舉管句官凡四十一人而常平廣惠之法遂變爲青苗矣　詔置交子務于潞州條例司言交子之法行於成都府路人以爲便今河東官私苦運鐵錢勞費請行交子之法仍令轉運司舉官置務從之　十二月癸亥詔襲滅信

妃公主及臣僚推恩　甲子遼以太子行再生禮減諸
路徒以下罪一等乙丑遼詔百官廷議國政　癸酉增
失入死罪法　甲戌五國降於遼仍獻方物遼主嘉蕭
蘇拉功徙北面林牙尋改南院副部署　帝以卿監監
司知州有老不任職者嘗與開局王安石亦欲以處異
議者丙戌增置三京留司御史臺國子監及宮觀官使
不限員　是月知通進銀臺司祖無擇以事下秀州獄
初無擇與王安石同知制誥故事詞臣許受人饋謂之
潤筆時有饋安石者辭不獲取置院梁上安石憂去無
擇用為公費安石聞而惡之及得政諷監司求無擇罪

會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裏行王子韶出按其獄迎安石意發無擇知杭州時事自京師逮對而以振獄付張戩蘇頌言無擇列侍從不當與故吏對出直張戩亦救之皆不聽獄成無貪狀但得其貸官錢接部民坐及乘船過制而已遂謫忠正軍節度副使安石因言于帝曰陛下遣一御史出即得祖無擇罪乃知朝廷于事但不爲未有爲之而無效者無擇少從孫復學以言語攻事爲時名卿用小過鍛鍊放棄終身士論惜之 中旨下開封府減價買浙燈四千餘枝直史館權開封府推官蘇軾言陛下留心經術動法堯舜豈以燈爲悅此不

過以奉兩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戶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玩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即詔罷之軾因上書極論時政凡七千餘言其略曰臣之所欲獻者三言而已曰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又刱制置三司條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于外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人耳

以此爲術人皆知其難也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淸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自古役人必用鄉戶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顧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楊炎爲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桑宏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

也國家之所以存亾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彊與弱歴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陛下當崇道德而厚風俗不當急功利而貪富彊仁祖持法至寛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攷其成功則曰未至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鋭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唯陛下哀之救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

而民德歸厚臣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
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
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
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
重權者將以折姦臣之萌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
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
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
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願陛下存紀綱
者此也王安石見而滋惡之　遼武安州觀察使耶律
迪里舊作敵烈今改遷長寧宮使檢括戸部司乾州錢帛逋負

立出納經畫法公私便之

三年遼咸雍六年春正月甲午遼主如千鵝濼　癸丑錄歷

李氏周柴氏後　乙卯詔諸路常平廣惠倉給散青苗

錢本爲惠恤貧乏今慮官吏不體此意均配抑勒翻成

騷擾其令諸路提點刑獄官體量覺察違者立以名聞

敢沮遏者亦如之先是知通進銀臺司范鎮言青苗錢

者唐衰亂之世所爲苗青在田先估其直收斂未畢已

趣其償是盜跖之法也右正言李常孫覺亦言王廣淵

在河北第一等給十五貫第二等十貫第三等五貫第

四等一貫五百第五等一貫民間喧然不以爲便而廣

淵入奏稱民間懽呼鼓舞歌頌聖德言者既交攻之朝廷不得已乃降是詔　戊午判尚書都省張方平出知陳州初方平爲參知政事帝欲用王安石方平以爲不可尋以父憂去服闋以觀文殿學士判尚書都省安石言留之不便遂有是命及陛辭極論新法之害帝爲之憮然未幾召爲宣徽北院使留京師安石深沮之方平亦力求去乃復出判應天府　二月壬戌朔（考異）瞿中溶云遼史天象志以癸亥爲宋二月朔則壬戌乃正月晦日與長編差一日今從長編　河北安撫使韓琦言臣準青苗詔書務在優民不使兼并者乘其急以邀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

百則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時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
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鄉村每保須有物力人爲
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戶必不願請下戶雖或願請
必難催納將來決有行刑督責同保均陪之患陛下勵
精求治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
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乞盡罷諸路
提舉官依常平舊法施行癸亥帝袖出琦奏示執政曰
琦眞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
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彊與之乎王安石勃
然進曰苟從其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陛下修常

平法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也如桑宏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今抑兼并振貧弱置官理財非以佐私欲安可謂興利之臣乎曾公亮陳升之皆言坊郭不當俵錢與安石論難久之而罷帝終以琦說爲疑安石遂稱疾不出　丙寅以兵部員外郎傳堯俞同判流內銓堯俞始除喪至京師王安石數召之旣見語及新法安石謂堯俞曰方今紛紛邇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還君堯俞曰新法世不以爲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平生未嘗欺人敢以實告安石不悅遂有此命　王安石稱疾求分司翰林學士司馬光爲

批答曰今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乃欲委還事任退取便
安卿之私謀固爲無憾朕之所望將以委誰安石大怒
卽抗章自辯帝封還其章手札慰安石曰詔中二語失
于詳閱今覽之甚愧且命呂惠卿諭旨安石固請罷帝
固留之　甲戌以河州刺史瞎欺丁木征爲紫金光祿
大夫檢校刑部尚書　帝欲大用司馬光訪之王安石
安石曰光外托劘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
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預國政是爲
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在告帝乃以光爲樞密副使
光上疏力辭且曰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

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　壬午王安石出視事詔以韓琦奏付條例司疏駮安石之在告也帝諭執政罷青苗法曾公亮陳升之欲卽奉詔趙抃獨欲俟安石出令自罷之安石既視事持之益堅人言不能入矣　乙酉韓琦以論青苗不見聽上疏請解河北安撫使止領大名府一路王安石欲沮琦卽從之

司馬光力辭樞密副使之命章凡九上帝使謂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它事爲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會王安石出視事遂詔收還敕誥　是月命張茂則張鞏相度澶滑州以下至

東流河勢隄防利害時方濬御河韓琦言事有緩急工有先後今御河漕運通駛未至有害不宜減大河之役乃詔輟夫卒三萬三千專治東流　三月甲午司馬光移書王安石請罷條例司及常平使者開諭苦切猶冀安石之悟而改也且曰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光意蓋指呂惠卿也書凡三往反安石答書但言道不同而已條例司疏駁韓琦所言王安石令曾布爲之琦再辯列不報文彥博亦言青苗之害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閒皆云甚便彥博

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一二宦者乎先是安石嘗與入內副都知張若水藍元震交結帝遣使潛察府界俵錢事適命二人二人使還極言民情深願無抑配者故帝信之不疑　先是詔舉選人淹滯者與京官凡三十七人國子直講奉符姜潛在舉中帝聞其賢召對延和殿訪以治道對曰有堯舜二典在願陛下所以致之者如何耳知陳留縣至數月青苗令下潛出錢榜其令于縣門已而徙之鄉落各三日無應者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錢以是獨得不散司農開封疑潛沮格各使其屬來驗皆入令會條例司劾祥符不散青苗錢潛知且

不免移疾去　已亥御集英殿策試進士罷詩賦論三題　帝遣劉方有諭司馬光以依舊供職是日光入對曰臣自知無力於朝廷朝廷所行皆與臣言相反帝曰相反者何事也光曰臣言條例司不當置又言不宜多遣使者外撓監司又言散青苗錢害民豈非相反帝曰言者皆云法非不善但所遣非其人耳光曰以臣觀之法亦不善帝曰元敕不令抑勒光曰敕雖不令抑勒而所遣使者皆諷令俵配如開封界十七縣惟陳留姜潛張數栫縣門聽民自來請則給之卒無一人來請以此觀之十六縣恐皆不免抑勒也帝敦諭再三光再拜固

辭　戊申知通進銀臺司范鎭罷時韓琦極論新法之害送條例司疏駁李常乞罷青苗錢詔令分析鎭皆封還詔五下鎭執如初司馬光辭樞密副使帝許之鎭封還詔書曰臣所陳大抵與光相類而光追還新命則臣亦合加罪責帝令再送鎭行下鎭又封還曰陛下自除光爲樞密副使士大夫交口相慶稱爲得人至于坊市細民莫不歡慶今一旦追還誥敕非惟詔命反汗實恐沮光讜論忠計帝不聽以詔書直付光不復由銀臺司鎭言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遂乞解銀臺司許之　壬子御集英殿賜進士明經諸科葉祖洽以下及

第出身同出身總八百二十九人祖治策言祖宗多因循苟偷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其意在投合也攷官呂惠卿列阿時者在高等訐直者居下劉攽覆攷悉反之李大臨蘇軾編排上官均第一葉祖治第二陸佃第五帝令陳升之面讀均等策擢祖治爲第一祖治邵武人佃山陰人也蘇軾謂祖治詆祖宗以媚時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風化乃擬進士策一篇獻之帝以示王安石安石言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蕩至此數請黜之　帝謂王安石曰陳薦言外人云今朝廷以爲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

足守昨學士院進試館職策其問意專指此三事安石曰陛下躬親庶政唯恐傷民懼天變也陛下采納人言事無大小唯是之從豈不恤乎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當於義理何恤乎人言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當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孫當世世守之祖宗何故屢變也今議者以爲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陛下試如此則彼異論者必更紛紛矣　乙卯詔諸路毋有留獄　丙辰立試刑法及詳刑官帝因王安石議謀殺刑名疑學者多不通律意遂立刑法科許有官無贓罪者試律令刑統大義斷

衆取其通曉者補刑法官　右正言知審官院孫覺罷知廣德軍帝初即位覺以言事忤帝意罷去王安石早與覺善將援以爲助自通州召還知諫院改知審官院時呂惠卿用事帝以問覺覺對曰惠卿辯而有才特以爲利之故屈身王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爲憂帝曰朕亦疑之青苗法行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條奏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爲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爲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況載師任地漆林之征

特重所以抑末作也今以農民乏絶將補耕助斂顧比末作而征之可乎國事取具蓋謂泉府所領若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有買有予并賒貸之法而舉之儻專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邪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安石覽之怒始有逐覺意會曾公亮言畿縣散常平錢有追呼抑配之擾因遣覺行視虛實覺受命辭行且言入陳留一縣前後榜令請錢卒無一人至者故不散一錢以此見民實不願與官中相交所有體量望賜寢罷遂坐奉詔反覆貶　御史裏行程顥上疏曰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俵青苗錢利

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夕以覬未嘗施行臣竊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況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亟決持之愈堅必貽後悔而近日所聞尤爲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伏望檢會臣所上言早賜施行則天下幸甚　夏四月癸亥幸金明池觀水嬉宴射瓊林苑　丁卯給兩浙轉運司度僧牒募民入粟　戊辰御史中丞呂公著罷時青苗法行公著上疏曰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

爲非豈皆賢而今皆不肖乎王安石怒其淺切帝使
公著舉呂惠卿爲御史公著言惠卿姦邪不可用帝以
語安石安石益怒會韓琦論青苗之害帝語輔臣以公
著上殿言朝廷摧沮韓琦太甚將興晉陽之甲以除君
側之惡安石用此爲公著罪罷知潁州公著實無此言
蓋孫覺嘗爲帝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折若
當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
矣帝誤記以爲公著也　己卯參知政事趙抃罷抃上
疏曰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
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

爲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宗廟社稷之福也遂出知杭州　以樞密副使韓絳兼參知政事侍御史陳襄言王安石參預大政首爲興利之謀先與陳升之同領條例司未幾升之用爲相而絳繼之曾未數月遂預政事是中書大臣皆以利進乞罷絳新命而求道德經術之賢以處之不報　以前秀州軍事判官李定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定揚州人也少受學於王安石孫覺薦之朝初至京師謁諫官李常常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爲此言定即往白安石且曰定

但知據實而言不知京師乃不許安石大喜謂定曰君且得見盍爲上道之立薦對帝問青苗事具對如曩言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官之例遂拜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呂大臨言定不由銓攷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置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封還制書詔諭數四敏求等執奏不已並坐累格詔命落知制誥天下謂之熙寧三舍人未幾監察御史陳薦言定頃爲涇縣主簿聞母仇氏死匿不爲服詔下江東淮浙轉運使問狀奏云定嘗以父年

乞求歸侍養不云持所生母服定自辯言實不知爲仇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侍養解官曾公亮謂定當追行服安石力主之罷爲御史而改定爲崇政殿說書監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復言定不孝之人不宜居勸講之地并論安石罪安石又白罷三人定亦不自安求解職乃以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吏房公事（攷異宋史神宗紀是年四月壬午貶李常張戩癸未以李定爲監察御史裏行案東都事略張戩傳戩疏言李定邪諂自幕官擢臺職則定擢職在前戩貶官在後今從之）

監察御史裏行程顥每進見必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王安石之說既行顥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閒章疏十上尤極論者

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諸路提舉官多非其人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凡十餘事以言不用求去帝令顥詣中書議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媿屈乃出顥爲京西路同提點刑獄顥上疏言臺諫之任朝廷綱紀所憑使不以言之是非皆得進職而去臣恐綱紀自此廢弛臣雖無狀敢以死請乃改僉書鎭寧軍節度判官　壬午右正言知諫院李常罷初王安石與常善以爲三司條例檢詳官改右正言知諫院安石立新法常預議不欲

青苗取息至是疏言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于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傅會經義人且大駭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見之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爲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勒民出息帝詰安石安石請令常具官吏主名常以爲非諫官體遂落職通判滑州　貶監察御史裏行張戩知公安縣王子韶知上元縣戩上疏論王安石變法非是乞罷條例司及追還提舉常平使者并劾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及韓絳代升之領條例司戩言絳左右徇從安石與爲死黨遂參政柄李定邪諂自慕官擢臺職陛

下惟安石是信今輙以絳之詭隨臺臣又用李定輩繼續而來芽蘖漸盛呂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飾姦言附會安石惑誤聖聽不宜勸講君側章數十上最後言今大惡未去橫斂未除不正之司尚存無名之使方擾臣自今更不敢赴臺供職又詣中書爭之聲色甚厲曾公亮俛首不荅王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戩怒曰戩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陳升之從旁解之戩顧曰公亦不得爲無罪升之有愧色戩尋被貶後從監司竹監至舉家不食粟子韶初附安石案苗振之獄陷祖無擇於罪至是論新法不便乞召還孫覺呂

公著故與戩同貶初戩兄戢出案振獄及還朝會戩以
言得罪戢乃謁告西歸屏居終南山下儆衣蔬食專意
學問　癸未侍御史知雜事陳襄罷爲同修起居注襄
論青苗法不便乞貶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又乞
罷韓絳政府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且言韓維不當爲
中丞劉述范純仁等無罪宜復官皆不聽會召試知制
誥襄以言不行辭不肎試願補外帝惜其去留修起居
注　以淮南轉運使謝景溫爲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
雜事王安石屏異己者數月之閒臺諫一空景溫雅善
安石又與安石弟安國通姻先是安石獨對曰陛下知

今日所以紛紛否帝曰此由朕置臺諫非其人安石曰
陛下遇羣臣無術數失事機別置臺諫官恐但如今日
措置亦未能免其紛紛也於是專用景溫　甲申翰林
學士司馬光讀資治通鑑至賈山上疏因言從諫之美
拒諫之禍帝曰舜堲讒說殄行若臺諫爲讒安得不黜
及退帝留光謂曰呂公著言藩鎮欲興晉陽之甲豈非
讒說殄行光曰公著平居與儕輩言猶三思而發何上
前輕發乃爾外人多疑其不然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
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察其
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王安石韓絳呂惠卿以爲是耳

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耶光又讀至張釋之論嗇夫利口曰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夫利口何至覆邦家蓋其人能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主信用其言則邦家之覆誠不難矣時呂惠卿在坐光所論專指惠卿也　先是遼西北路招討使耶律薩沙（舊作趙三今改）討番部之違命者是月以準布部長至行在番使中有能躍駝峯而上者以儇捷稱相詫薩沙問左右曰誰能此禁軍諳都和克（舊作忽古今改）被重鎧而出手不及峯一躍而上遼使大駭薩沙以女妻之遂生闕之召爲護衛　五月癸巳詔並邊州軍毋給青苗

錢　太白晝見　壬寅命司馬光詳定轉對封事　甲
辰詔近設制置三司條例司本以均通天下財利今大
端已舉惟在悉力應接以趣成效其罷歸中書先是文
彥博等皆請罷條例司帝謂彥博曰俟羣臣稍息當罷
之蓋恐傷安石意也　遼主淸暑特古里　壬子詔罷
入閤儀王珪等言入閤者乃唐隻日紫宸殿受常朝之
儀也非爲盛禮不可遵行故罷之　甲寅遼設賢良科
詔應是科者先以所業十萬言進　舊制文臣京朝官
審官院主之武臣內殿崇班至諸司使樞密院主之供
奉以下三班院主之丁巳詔樞輔不嘗親有司之事其

以諸司官爲東院別置西院專領閤門祗候以上諸司使磨勘常程差遣　是月夏人號十萬衆鬪訛堡知慶州李復圭合蕃漢兵纔三千遣偏將李信劉甫种詠等出戰信等訴衆寡不敵復圭威以節制親畫陳圖方略授之兵進遂大敗復圭懼欲自解即執信等而取其圖略命州官李昭用劾以故違節制詠瘐死獄斬信甫配流郭貴復出兵邛州堡夜入欄浪市掠老幼數百又襲金湯而夏人已去惟殺其老幼一二百人以功告捷而邊釁大起矣　六月癸亥以前知廣德軍朱壽昌通判河中府壽昌天長人父巽守京兆時妾劉有娠而出生壽

昌數歲乃還父家母子不相聞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得熙寧初與家人訣棄官入秦誓不見母不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時年七十餘矣知永興軍錢明逸以其事聞詔壽昌赴闕時言者共攻李定不服母喪王安石力主定因忌壽昌但付審官院授通判居數歲其母卒壽昌哭泣幾喪明士大夫多以歌詩美之蘇軾爲作序且激世人之不孝者李定見而銜之

東上閤門使樞密都承旨李評喜論事又嘗言助役法不可行王安石尤惡之初紫宸上壽舊儀但言樞密宣徽三司副使不坐而故事親王皇親並坐惟集英大宴乃有親王駙

馬都尉不坐之儀時評定新儀初無改易而遽劾閤門
因不嘗令親王皇親駙馬於紫宸預坐以爲不遵新制
賈佑馬仲良皆坐免官王安石奏評所定自不明而輒
妄劾閤門官吏當罪評帝曰評固有罪然亦未可專罪
評也安石遂匄身乞東南一郡帝不許安石惡評必欲
去之丁卯入對辯其上壽新儀不可用且具言評欺罔
之狀乞推鞫帝令送宣徽院取勘亦不遽罪評已已安
石謁告請解機務帝怪安石求去曰得非爲李評事乎
朕與卿相知近世以來所未有所以爲君臣者形而已
形固不足累卿然君臣之義固重於朋友若朋友與卿

要約勤勤如此亦宜少屈朕既與卿爲君臣安得不爲朕少屈安石欲退帝又固留約令入中書安石復具奏而閤門言有旨不許收接安石乃奉詔　司馬光乞差前知龍水縣范祖禹同修資治通鑑許之祖禹鎭從孫也　戊寅詔修武成王廟　乙酉遼以特里袞舊作惕隱今改耶律白爲中京留守　丙戌知諫院胡宗愈罷王安石議分審官爲東西院東主文西主武以奪樞密之權且沮文彥博也彥博言於帝曰若是則臣無由與武臣相接何由知其才而委令之哉帝不聽宗愈亦力言其不可且言李定匿喪不孝帝惡之手詔宗愈潛伏姦意中

傷書良貺通判眞州宗愈孫之子也　是月遼主御永安殿放進士趙彥睦等百三十八人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八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鎮洋畢沅編集

宋紀六十八 起上章閹茂七月盡重光大淵獻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

仁聖孝皇帝

熙寧三年遼咸雍六年 秋七月辛卯詔新判太原府歐陽修罷宣徽南院使知蔡州先是修以病辭官至五六因論青苗法不便又移書責王安石安石不荅而奏從其請

壬辰樞密副使呂公弼罷以御史中丞馮京爲樞密副使公弼以王安石變法數勸其務安靜安石不悅公

弼具疏將論之從孫嘉問竊其槀以示安石安石先白之帝怒遂出公弼知太原府呂氏號嘉問為家賊京嘗言薛向總利權無效近者復除天章閣待制于侍從為最親非向所堪處帝不悅以語安石安石請改用京帝許之至是以為樞密副使

罷潞州交子務轉運司以其法行則鹽礬不售有害入中糧草遂奏罷之〔攷異〕宋史神宗紀二年閏十一月壬子置交子務是年七月壬辰置潞州交子務案二年所置即潞州之交子務也是年置當為罷蓋字之誤今據食貨志改正

祕書省正字唐坰以父任得官上書云秦二世制于趙高乃失之弱非失之彊帝悅其言又云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者一二人王安石喜

而薦之故得召對癸巳賜進士出身為崇文院校書

戊戌雨雹　辛亥遼主獵於哈嚕嶺特舊作合魯嚕特今改　甲

寅置三班院主簿　八月戊午朔罷看詳銀臺文字所

乙丑司馬光因入對乞外帝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

自疑光曰臣素與安石善但自其執政違迕甚多今迕

安石者如蘇軾輩皆肆行詆毀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

黜但欲苟全素履臣善安石豈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

著後復毀之彼一人之身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

帝曰青苗有顯效光曰茲事天下知其非獨安石之黨

以為是耳帝又曰蘇軾非佳士鮮于侁在遠軾以奏稾

傳之韓琦贈銀三百兩而不受乃販鹽及蘇木甆器光曰凡人當察其情軾販鬻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安石惡軾以姻家謝景溫爲鷹犬使力攻之臣豈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軾雖不佳豈不賢于李定定不服母喪禽獸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爲臺臣何獨惡於軾也

丙寅以旱慮囚死罪以下遞減一等杖笞者釋之以衞州旱令轉運司賑恤仍蠲租賦　丙子遼中京留守耶律白卒追封遼西郡王（攷與遼史耶律良傳咸雍六年八月甍追封遼西郡王良與白蓋一人而兩名也）　戊寅詔川峽福建廣南七路官令轉運司立格就注具爲令　己卯夏人大舉入環慶攻大

頃歲柔遠砦荔原堡懷安鎮東谷西谷二砦業落鎮兵多者號二十萬少者不下一二萬屯榆林距慶州四十里游騎至城下九日乃退鈐轄郭慶都監高敵魏慶宗秦勃等死之（攷異宋史神宗紀是年八月己卯夏人犯大順城知慶州李復圭以方略授環慶路鈐轄李信慶州東路都巡檢劉甫監押种詠出戰兵少取敗復圭誣信等違其節制斬信及甫詠死于獄又云是月慶州巡檢姚兕敗夏人于荔原堡鈐轄郭慶都監高敵死之案夏國傳復圭遣信等出戰乃五月間事紀并書在八月誤也東都事略九月夏人寇慶州亦誤今不從）九月戊子朔中書言請置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官從之　韓絳以夏人犯塞請行邊王安石亦請往絳曰朝廷方賴安石臣宜行乙未以絳為陝西宣撫使　陸佃嘗受經於王安石至是

應舉入京師王安石問以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爲擾民安石驚曰何爲乃爾吾與呂惠卿議之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爲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召佃謂之曰惠卿言私家取債亦須一鷄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質究矣既而承之還詭言民無不便佃說遂不行　知開封府劉庠不肎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或以語庠庠曰彼自執政以來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何語邪卒不往而上疏極言新法非是帝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

序對曰臣事陛下不敢附大臣　以曾布爲崇政殿說書同判司農寺王安石常欲置其黨一二人於經筵以防察奏對者呂惠卿遭父喪去職安石遂薦布代之布資序淺人尤不服請奏改助役爲免役惠卿大恨之已亥命崔台符曾布朱溫其試法官法官之試自此始

庚子曾公亮罷公亮初嫉韓琦故薦王安石以間之及同輔政知帝方向安石凡要張庶事一切陰助之而外若不與同者嘗遣其子孝寬參其謀至帝前略無所異由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深德之公亮以老求去遂以守司空兼侍中領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使五日

一奉朝請蘇軾嘗從容責其不能救正公亮曰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附己於是聽其罷相　辛丑以樞密副使馮京參知政事翰林學士三司使吳充爲樞密副使京爲中丞時嘗疏論王安石變張失當累數千言安石指爲邪說請黜之帝不從至是乃變大用　乙巳御崇政殿策賢良方正及武舉制策中禁切言者篇末云毋謂古人陳迹既久而不可舉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其惟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迂歸于至當其悉以攴陳朕亦不憚于有爲焉太原判官呂陶對策曰陛下初即位願不惑理財

之說不問老成之謀不興彊埸之事陛下銳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然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而思之乎及奏第帝顧王安石取卷讀未半神色沮喪帝覺之使馮京竟讀稱其言有理會范鎮所薦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對策凡九千餘言立論安石所建理財訓兵之法非是宋敏求第爲異等安石怒啟帝御批文仲試卷曰意尚流俗毀薄時政恐不足收錄以惑天下于是罷文仲還故官齊恢孫固封還御批韓維陳薦孫永皆力論文仲不當黜鎮上疏言文仲草茅疏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爲聖之累帝不聽

文仲竟被黜陶亦止授通判蜀州文仲與弟武仲平仲皆以文譽著江西時號三孔 庚戌遼主如滿絲淀 壬子太白晝見 癸丑作東西府以居執政 甲寅遼以馬希白詩才敏妙十吏書不能給召試之 翰林學士司馬光求去益力乃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和川令劉恕博聞強記於史學尤精光修資治通鑑奏請爲局僚遇史事紛錯難治者輒以委恕王安石與恕有舊欲引置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爲辭因言天子方屬公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安石不能用及呂誨

從舜去恕往見安石爲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宜復其舊則議論自息安石怒變色如鐵恕不少屈遂與之絶至是光出永興恕亦以親老告歸南康乞監酒稅以就養詔即官修書後光遷書局于洛陽恕請詣光留數月而歸書未成卒　詔環慶陳亾義勇餘丁當刺者悉免之　冬十月辛酉詔延州毋納夏使　通判寧州鄧綰條上時政數十事又上書言陛下得伊呂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以臣所見寧州觀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觀之知天下皆然願勿移於浮議而堅行之其辭蓋媚王安石又貽書及頌極其佞諛安

石薦於帝驛召對方慶州有夏寇綰數陳甚悉帝問識王安石否曰不識帝曰今之古人也又問識呂惠卿否曰不識帝曰今之賢人也綰退見安石欣然如舊交陳升之馮京以綰陳邊事值安石致齋日復使知寧州綰聞之不樂詒言急召我來乃使還邪或問君今當作何官曰不失爲館職得無爲諫官乎曰正自當爾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公事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汝好官我自爲之綰雙流人也　甲子雨木冰　丁卯五國部長朝於遼　壬申朝謁神御殿　丙子取知慶州李復圭爲保靜軍節度副使復圭

與兵敗績誣衶將李信劉甫种詠以死御史劾之故有是貶　戊寅陳升之以母憂罷升之與安石忤安石數侵辱之升之不能堪稱疾臥家逾十旬會母喪而去

貶秦鳳經略使李師中知舒州先是管句經略司機宜文字王韶請築渭涇上下兩城屯兵以脅武勝軍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師中以爲不便詔師中罷帥事韶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稍籠商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乞假官錢爲本詔秦鳳經略司以四川交子易物貨給之命韶領市易事師中言韶所指田乃極邊弓箭手地又將移市易司於古渭恐

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失王安石主韶議爲削師中職徙知舒州而以竇舜卿代且遣內侍李若愚案實若愚至問田所在韶不能對舜卿檢索僅得地一頃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舜卿若愚奏其欺安石又爲諭舜卿而命韓縝縝遂附會實其事乃進韶太子中允 乙酉詔罷諸場務內侍監當 翰林學士范鎮罷先是鎮擧蘇軾諫官又擧孔文仲制科軾被劾文仲罷歸故官鎮皆力爭之不報卽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臣論靑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

吏反爲之罷舍人逐臺諫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不用蘇軾則摘摭其過不悅孔文仲則遣之還任以此二人況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聖鑒乎因復極言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乃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宜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天下受

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曰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日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　知山陰縣陳舜俞自劾違旨不散青苗錢謫監南康軍鹽酒稅又有樂京劉蒙亦皆以役法廢黜京知長葛縣自提舉常平官言助役不便使之條析又不報因自列求去坐奪官蒙知湖陽縣常平使者召會諸縣令議免役法蒙以為不便不肯與議退而條上其害即投劾去京渊南人蒙渤海人也　陝西宣撫使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士募市井惡少年為奇兵調民造乾糒悉修城池樓櫓關輔騷然知永興軍司馬光上疏極言公私

困敝不可舉事而未與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宣撫之令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當任其責於是一路獨得免

十一月戊子朔賑河北饑民徙京西者　壬辰詔陝西蕃部貸糧　甲辰夏人寇大順城都監燕達等擊走之　丁未客星出婁　開封府判官祠部郎中趙瞻因出使得奏事帝問卿爲監司久知青苗法便乎對曰青苗法唐行之於季世擾攘中掊民財甚便今陛下欲爲長久計愛養百姓誠不便王安石陰使其黨俞充誘瞻曰當以知雜御史奉待瞻不應由是出爲陝西轉運副使　乙卯以韓絳兼河東宣撫使凡機事不可待報者

聽便宜施行授以空名告敕得自除吏　朝廷命諸道議更役法梓州路轉運使汲人韓璹首建併綱減役之制綱以數計者百二十有八衙前以人計者二百八十有三於是省役人五百又請裁定諸州衙薄王安石言璹所言皆久爲公私病監司背公邀譽莫之或恤而璹獨能體上意宜加賞乃下詔褒璹入爲鹽鐵副使　遼禁鬻生熟鐵於回鶻准布等界　十二月己未遼以坤寧節赦徒罪以下辛酉禁漢人捕獵　乙丑立保甲法時王安石言先王以農爲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爲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爲保

選主戶有幹力者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大保選主戶物產最高者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選主戶有行止材勇為眾所伏者為都保正又以一人為之副應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陳每一大保夜輪五人往來巡警遇有盜竊時擊鼓大保長以下率保丁追捕如盜入別保遞相擊鼓應接襲逐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強姦略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已及非敕律所聽糾皆無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於法鄰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

鄰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它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爲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提點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請先行於畿縣詔行之遂推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五路以達於天下於是諸州籍民爲保甲日聚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爲盜郡縣不敢以聞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於罪苦也浸淫爲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爲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抗章不已帝悟由是下戶得免

丁卯以韓絳王安石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翰林學士承旨王珪參知政事絳開幕府於延安詔卽軍中拜之前一日使者數輩召珪珪入帝御小殿得旨草制相安石因出御批示珪曰已除卿參知政事翼日命果下珪典內外制十八年嘗因齋宮賦詩有所感歎帝聞而憐之遂有是拜　庚午夏人寇鎭戎軍三川砦巡檢趙普伏兵邀擊敗之　戊寅行免役法先是詔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募人充役卽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命呂惠卿曾布相繼草具條貫驗年始成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戶女

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凡輸錢先定州若縣應用顧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顧直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寬剩錢用其錢募人代役既試用其法於開封府遂推行于諸路旣而東明縣民數百詣開封府訴降等第帝知之以詰安石安石力言外間扇搖役法者謂輸多必有贏餘若羣訴必可免彼旣聚衆僥倖苟受其訴與免輸錢當仍役之帝乃盡用其言尋以臺諫多論奏因謂安石宜少裁之安石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豈卽規規淺近之論邪司馬光言上等戶自來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使歲歲出錢是常無

休息之期下等戶及單丁戶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鰥寡孤獨之人俱不免役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之所不得私爲也今有司立法惟錢是求歲豐則民賤糶其穀歲凶則伐桑棗殺牛賣田得錢以輸民何以爲生乎此法卒行富室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矣帝不聽　賜西蕃棟戩舊作董氊今改詔并衣帶鞍馬　庚辰命王安石提舉編修三司令式時天下以新法騷然邵雍屏居於洛門人故舊仕州縣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雍雍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

之賜矣投劾何益耶　是歲賑河北陝西旱饑除民租

交趾入貢　廣源下溪州蠻來附　夏改元天賜禮

盛國慶

四年遼咸雍七年春正月戊子遼主如鴨子河　己丑韓絳

使种諤襲夏人敗之絳素不習兵事開幕府於延安擢

置乖方選番兵爲七軍復以諤爲鄜延鈐轄知青澗城

信任之命諸將皆受其節制衆皆怨望絳與諤謀出兵

取橫山安撫使郭逵曰諤狂生耳朝廷徒以种氏家世

用之必誤大事絳奏逵沮撓軍事召還之諤尋敗夏人

于囉兀因以衆二萬城焉自是夏人日聚兵爲報復計

呂公弼言諤稔過患不便宜戒之弗聽已而絳言諤入夏之功乞加旌賞詔從之　壬辰王安石請罷天下廣德倉田爲河北東西陝西京東四路常平倉本從之

乙未渝州部夷梁承秀等叛命夔州路轉運使孫構討平之承秀與其黨李光吉王兗導生獠入寇巡檢李宗敏等戰死轉運判官張詵請誅之遂構爲使倍道之官至則遣涪州豪杜安行募千人往襲自督官軍及黔中兵擊其後斬承秀入討二族火其居餘衆保黑崖嶺黔兵從間道夜譟而進光吉墜崖死兗自縛降以其地建南平軍構博平人也　丁酉朝謁太祖太宗神御殿

先是括坊監牧馬餘地立田官令專掌稼政以資牧養之用叅原武單鎮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七監地餘良田萬七千頃賦民以收芻粟從樞密副使邵亢請也至是河北屯田司屢言豐歲所入亦不償費詔沿邊屯田不以水陸悉募民租佃罷屯田務收其兵為州廂軍

丁未立京東河北賊盜重法　庚戌罷永興軍買鹽鈔場　辛亥以著作佐郎朱明之為崇文院校書明之王安石妹婿也　二月丁巳朔罷詩賦及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先是議更貢舉法帝以蘇軾言為是它日以問王安石安石曰不然今人材乏少且學術不

一異論紛然此蓋不能一道德故也欲一道德則必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以不變趙抃亦是軾議安石曰若謂此科常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它路其間不容無賢以爲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時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乃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帝以爲然已而中書言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爲於世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對偶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於

是罷明經及諸科進士試詩賦各專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以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取諸科解名十分之三增進士額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置京東西陝西河東河北路學官使之教導　辛酉詔治吏沮格青苗法者　甲子以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布每事白王安石即行之

或謂布當白兩參政蓋指馮京王珪也布曰丞相已議定何問彼爲侯敕出令押字耳　乙丑女直進馬于遼丙寅遼南院樞密使姚景行出知興中府事　戊辰詔賑河北民乏食者賻恤西界戰死軍人　壬申進封高密郡王顥爲嘉王　癸酉詔審官院所定人赴中書察堪任者引見　甲戌賜討瀘州夷賊兵特支錢　三月丁亥夏人陷撫寧諸城初种諤進築永樂川賞捕嶺二砦分遣都監趙璞燕達築撫寧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渾川開光嶺葭蘆川四砦與河東路修築各相去四十餘里已而夏人來攻順寧砦遂圍撫寧折繼昌高永能

等擁兵駐細浮圖去撫寧咫尺囉兀兵勢尚完誇在綏德節制諸軍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悸不能下筆顧運判李南公涕泗不已由是新築諸堡悉陷將士歿者千餘人衆不出郭逵所料云會慶州軍叛詔罷西師棄囉兀城　夔州路轉運使孫構言杜安行等討夷賊斥地七百里詔遣著作佐郎章惇乘驛同轉運司制置以聞先是李承之薦惇於王安石安石曰聞惇極無行承之曰顧其才可用耳公誠與語自當愛之安石見惇惇素辯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晚　戊子慶州廣銳卒叛轉運司以聞帝召二府出奏示之沷

以用兵爲憂樞密使文彥博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不當有所偏聽陛下厲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制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廢墜不舉之處耳馮京曰府界漑淤田又修差役作保甲人極勞敝帝曰詢訪鄰近百姓皆以免役爲喜蓋雖令出錢而復其身役無追呼刑責之虞人自情願故也彥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王安石曰法制具在則財用宜足中國宜彊今皆不然未可謂之法制具在也　詔討慶州叛卒平之　庚寅詔諸路置學官州給四十頃以贍士并置小學教授　辛卯詔察奉行

新法不職者　癸卯減河東陝西路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民緣軍事科役者蠲其租賦　丙午种諤坐陷撫寧堡責授汝州團練使潭州安置尋再貶賀州別駕　丁未韓絳坐興師敗衄罷以本官知鄧州　己酉遼主如黑水論討五國功晉秩有差　都水監丞宋昌言從內侍程昉之議請浚漳河役兵萬人袤一百六十里帝患財用不足文彥博曰足財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開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夫開治從東從西何利之有會京東河北風變異常民大恐帝手詔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漳河之

役防農來歲爲之未晚　夏四月丙辰朔恤刑　癸亥
罷陝西交子法　丁卯以鄧綰爲侍御史知雜事判司
農寺時新法皆出司農而呂惠卿居憂曾布不能獨任
其事王安石欲藉綰以威衆故有是命綰言判亳州富
弼責蒙城官吏散常平錢穀妄追縣吏重笞之又遣人
持小札下諸縣令未得依提舉司牒施行本州僉判管
句官徐公袞以書諭諸縣使勿奉行詔令乞盡理根治
詔送亳州推勘院其富弼止令案後收坐以聞弼上奏
乞獨坐且云青苗一事天下之人皆知爲害臣來本州
不散錢斛願當嚴譴其餘徐公袞以下州縣吏望聖慈

特與祿貸　癸酉以司馬光判西京御史臺先是光任永興以言不用乞判西臺不報又上疏曰臣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此數人者覩安石所爲抗章對策極言其害而鎮因乞致仕臣聞居其位者必憂其事食其祿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是爲盜竊臣雖無似不敢爲盜竊之行今陛下惟安石是信安石以爲賢則賢以爲愚則愚以爲是則是以爲非則非諂附安石者謂之忠良攻難安石者謂之讒慝臣才識固安石之所愚議論固安石之所非今日所言亦安石之所

謂讒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則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唯陛下裁處久之乃從其請光既歸洛絶口不論事　遼主如納葛濼　甲戌詔司農寺月進諸路所上雨雪狀　以前大理評事常秩爲右正言直集賢院管句國子監秩屢徵不起詔郡以禮敦遣至是始詣闕對垂拱殿問今何道免民于凍餒對曰法制不立庶民食侯食服侯服此今日大患也臣才不適用願得辭歸帝曰既來安得不少留遂有是命尋遷天章閣侍講同修起居注仍使供諫職秩名重一時世以爲無宦情及安石變法秩獨以爲是一召卽起任諫職列

侍從低首抑氣無所建明聞望日損秩長於春秋及安石廢春秋秩遂盡廢其學時論薄之　權開封府推官蘇軾出通判杭州初軾直史館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爲問安石見之大怒使侍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　乙亥遼禁布帛短狹不中尺度者　丙子遣使案視宿亳等州災傷乃令修飭武備　壬午定進士改轉官　五月甲午右諫議大夫提舉崇福宮致仕呂誨卒（考異）宋史誨傳不言誨爲右諫議大夫蓋自元豐改官制以後

史家於寄祿官多不書也諱卒於熙寧朝不應詔而不載今從長編及司馬光撰墓誌諱初求致仕表言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妄投湯劑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寖成風痺非祇憚跛蹩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雖一身之微固不足恤而九族之託臣以爲憂蓋以身疾喻朝政也疾亟猶旦夕憤歎以天下事爲憂旣革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矍然而起張目彊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遂卒攻媿誌不載臨殁語蓋誌出溫公之手不欲自衒耳今從長編及本傳

壬寅詔許富弼養疾西京

丙午高麗來貢高麗爲遼所阻不通中國者四十三年至是福建轉運使羅拯令商人黃眞招

接通好高麗王徽乃因貞還移牒福建願備禮朝貢拯以問朝議謂可結以謀遼乃命拯諭意徽遂遣其民官侍郎金悌等由登州入貢自是復與中國通朝貢相繼

辛亥詔宗室率府副率以上遭父母喪及嫡孫承重並解官行服　壬子詔恩冀等州災傷遣使賑恤蠲其稅　御史中丞楊繪言東明等縣百姓千餘人詣開封府訴超升等第出助役錢事本府不受遂突入王安石私第安石諭云此事相府不知仍問汝等來知縣知否皆言不知又詣御史臺臣以本臺無例收接訴狀諭令散去退而訪問乃司農寺不依諸縣元定戶等卻以見

管戶口量第定出役錢數付諸縣各令管認別造簿籍前農務而畢臣竊謂凡等第升降盡視人家產高下乃得其實今乃自司農寺先畫數令本縣依數定簿豈得民無爭訴哉判司農寺乃鄧綰曾布一為知雜一為都檢正非臣言之誰敢言者王安石指陳繪言為不然遂置而弗問　初保甲法行鄉民驚擾至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知開封府韓維言之帝以問王安石安石曰就令有之亦不足怪為天下主者如止任民情則何必立君而為之建官置吏也保甲法不特除盜可漸習為兵且省財費惟陛下果斷不恤人言以行之安石由此益

惡維帝欲命維爲御史中丞維以兄絳居政府力辭安石因言維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乞允其請會文彥博求去帝曰密院事劇當除韓維佐卿明日維奏事殿中以言不用力請外帝曰卿東宮舊人當留輔政維對曰使臣言得行勝於富貴若緣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也遂出知襄州　六月丁巳河北饑民爲盜者減死刺配　戊午監察御史裏行劉摯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才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向不在乎義故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事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爲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爲聚

斂其愛君憂國者皆無以容於其閒今天下有言於敵
爲之論有樂於無事之論彼以此爲流俗此以彼爲亂
常畏義者以進取爲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此風
寖長漢唐之黨禍必起矣願陛下虛心平聽審察好惡
收過與不及之論使歸於大中之道摯初除御史未及
陛對即奏論亳州獄起小人意在傾富弼以市進今弼
已得罪願少寬之又言程昉開漳河調發猝迫人不堪
命趙子幾擅升畿縣等使納役錢縣民日數千人遮訴
宰相京師喧然何以示四方張靚王廷老擅增兩浙役
錢督賦嚴急人情怨嗟此皆欲以羨餘希賞願㫁責

明朝廷本無聚斂之意及入見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部因問卿從學王安石邪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東[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學不識安石也退即上疏安石不悅 庚申羣臣三上尊號曰紹天法古文武仁孝帝不許 甲子知青州歐陽修以太子少師觀文殿學士致仕修以風節自持既連被汙衊年六十即乞謝事及守青州上疏請止散青苗錢王安石惡之修求歸益切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善附流俗以韓琦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何用時賢士多引去楊繪上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今舊臣告歸或屏於外者悉皆

夫老范鎭年六十有三呂誨五十有八歐陽修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何不思其故邪　甲戌富弼坐沮格青苗落使相以左僕射徙判汝州王安石曰繇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荅弼行過應天謂判府張方平曰人固難知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安石文學辟以攷校既至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爲人檄之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弼有愧色蓋弼亦素善安石云　己卯吐蕃貢于遼　秋七月己丑遼遣使案問

五京四　辛卯北京新隄第四第五埽決漂溺館陶永濟清陽以北遣內侍都知張茂則乘驛相視　甲午賑恤兩浙水災　丁酉貶監察御史裏行劉摯監衡州鹽倉御史中丞楊繪罷爲翰林侍讀學士摯上疏論率錢助役有十害會繪亦言其不便前後凡四奏又論提刑趙子幾怒知東明縣賈蕃不禁遏縣民使訟助役事摭以它故下蕃於獄而自鞫之是希王安石意旨而陷無辜於法也摯亦言子幾摭拾賈蕃欲箝天下之口乞案其罪安石大怒使知諫院張璪取繪摯所論作十難以詰之璪辭不爲判司農寺曾布請爲之旣作十難且劾

繪摯欺誕懷向背詔下其疏於繪摯使各分析以聞摯奮然曰爲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卽條對所難以伸其說且曰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以聞職也今乃遽令分析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不報明日復上疏曰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已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漳河之役作漳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興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於歷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混淆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

爲無能狹小儇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斥之爲流俗敗常害民者稱之爲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獨與一掾屬決之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匄之人其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謫嶺外帝不許但謫監倉縉尋出知鄭州瑑亦落職瑑洎之孫也

遣察訪使徧行諸路促成役書　庚子詔宗室不得祀祖宗神御　遼主如藕絲淀　丁未詔廣鄧給流民田

八月癸丑朔遣官體量陝西差役新法及民間利害
甲寅詔郡縣保甲與賊鬭死傷者給錢有差　庚申
復春秋三傳明經取士王安石初欲釋春秋以行世而
孫覺經解已出自知不能復出其右遂詆聖經至目爲
斷爛朝報故貢舉不以取士楊繪嘗言當復安石不許
至是帝特命復之　癸酉置洮河安撫司命王韶領其
事初議取河湟自古渭寨接青唐武勝軍應招納蕃部
市易募人營田等事韶悉主之遂至秦會諸將以蕃部
俞龍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欲羈縻之議先
致討韶因案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以成敗遂留宿明

旦兩種皆遣其豪隨部以東龍珂率其屬十二萬口內附既歸朝自言平生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姓包氏帝如其請賜姓包名順 己卯以前旌德縣尉王雱爲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雱安石子也爲人剽悍陰刻無所顧忌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使夏得之則敵彊而邊患博矣故安石力主王韶議初舉進士調旌德尉著策二十餘篇極論天下事時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與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帝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鏤板鬻於市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而有是命

安石要張政事爲實導之　辛巳遼置佛骨於招山浮圖罷獵禁屠殺　是月河溢澶州曹村埽決鎮寧僉判程顥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渙以事急告顥一夜馳至渙俟於河橋顥謂渙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爲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渙即以本鎮印授顥曰君自用之顥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隄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耳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輩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或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耳顥命善泅者度決口引大索以濟衆兩岸竝進數日

而合　九月丙戌河決鄆州　辛卯大饗明堂以英宗
配赦天下內外官進秩有差　庚子夏主秉常遣使入
貢表乞綏州城願依舊約詔荅曰前已降詔更不令交
塞門安遠二砦綏州亦不給還今復何議俟定界畢別
進誓表日頒誓詔恩賜如舊　癸卯增選人奉幣諸路
坊場河渡募人承買收取其利一歲得錢六百九十八
萬餘緡穀帛九十七萬石匹有奇　冬十月壬子朔罷
差役法使民出錢募役　立選人及任子出官試律令
法　乙卯遼主如醫巫閭山　丙辰置樞密院檢詳官
以鮮于侁爲利州轉運副使初助役法行詔監司各

定所部助役錢數利州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佖時爲判官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遂各爲奏時諸路役書皆未就帝是佖議詔司農曾布使頒以爲用式因黜瑜而擢佖副使兼提舉常平佖素惡王安石及安石用事佖乃上書論時政可憂可歎其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縷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短之帝稱其文學可用安石曰何以知之帝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既爲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詰之佖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彊之哉　戊辰立太學生三舍法初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

上子孫應蔭者爲之太學生以八品以下子孫及庶人之俊異者爲之試論策經義如進士法及帝卽位垂意儒學自京師至郡縣旣皆有學歲時月各有試程其藝能以差次升舍其最優者爲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而特賜之第遂專以此取士又累增太學內舍生至九百人至是侍御史鄧綰言國家治平百餘年雖有國子監僅容釋奠齋庖而生員無所容至於太學未嘗營建止假錫慶院廊廡數十間生員纔三百人請以錫慶院爲太學仍修武王廟爲右學上以擬三王四代膠庠序學東西左右之制乃詔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講

書堂齋舍直廬略具自主判官外增置直講爲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令中書遴選或主判官奏舉釐生員爲三等始入太學爲外舍初不限員後定額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二百內舍升上舍員一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月攷試其業優等以次升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召試賜第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爲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復薦於中書奏除官初蘇頌子嘉在太學國子監直講顏復嘗策問王莽後周變法事嘉極論其非擢優等蘇液密寫以示曾布曰此輩倡和非毀時政布大怒責張璪曰君以諫官判監學官與生徒

非毀時政而竟不彈劾遂以告王安石安石大怒盡逐諸學官以李定常秩同判監選用學官非執政所喜者不與陸佃黎宗孟葉濤曾肇沈季長與選季長安石妹婿濤其姪壻佃門人肇布弟也佃等夜在安石齋授口義旦至學講之無一語出己其說三舍蓋亦欲引用其黨也　遼主謁乾陵　壬申以西京國子監教授王安國爲崇文院校書安國官滿至京師帝以其兄安石故賜對帝曰漢文帝何如主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爾對曰文帝自代來定變俄頃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羣臣有節專務以德

化民海內興於禮樂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刑致秦祚不傳世今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誠以堯舜三代爲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曰惜知人不明聚斂太急帝不悅安國嘗力諫安石以天下洶洶不樂新法皆歸咎於兄恐爲家禍安石不聽　丙子詔罪人配流遇冬者至仲春乃遣　庚辰遼詔百官廷議軍國事

十一月甲申詔諭天下見欠貸糧總計米一百六十六萬八千餘石錢十一萬七千餘緡百姓聞詔莫不稱慶

丁亥作中太一宮從司天冬官正周琮言也　戊子遼免南京流民租己丑賑饒州饑民　壬寅開洪澤湖達於淮　十二月辛亥朔詔增賜國子監錢四千緡壬子遼以契丹行營都部署耶律呼敦〔舊作胡覩今改〕知北院樞密使事以知北院樞密使事蕭惟信爲南府宰相兼契丹行宮都部署丁巳遼主命漢人行宮都部署李仲禧北院宣徽使劉霖樞密副使王觀都承旨楊興功俱賜國姓〔攷異遼史耶律儼傳父仲禧咸雍六年賜國姓與本紀異王觀傳作咸雍七年賜國姓與本紀同今從本紀書之〕　戊午歸夏俘　己未安定郡王從式卒

丙寅省諸路廂軍　乙亥崇義公柴詠致仕子若訥襲

封　戊寅回鶻貢於遼　先是河溢衛州王供時新隄凡六埽而決者二下屬恩冀貫御河奔衝爲一帝憂之自秋迄冬數遣使經營議者爭言導河之利張茂則等謂二股河地最下而舊防可因今堙塞者纔三十餘里若度河之湍浚而逆之又存清水鎮河以析其勢則悍者可回決者可塞帝然之是月令河北轉運司開修二股河上流幷修塞第五埽決口鎮寧河清卒於法不它役程昉爲都水丞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僉判程顥以法拒昉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用衆逃而歸將入城州官畏昉欲弗納顥曰彼逃

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顒自當之卽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懽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揚言於衆曰澶卒之變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顒笑曰彼方懼我何能爲果不敢言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八